

“对党负责”

■牛和顺

★ 家风

夜深人静时，我的脑海里常回忆起父亲。父亲牛正山出生在河北易县的一个小山村。1937年农历八月十五，30岁的父亲报名参加八路军，并于同年入党。

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狼牙山脚下的娄山村，离我们村并不远，可频繁的战事让他根本无暇顾及家庭。家境本就十分贫穷，再加上连年灾荒，他的父母与前妻先后因病去世。又因为置不起棺槨，乡亲们帮他用几片芦苇席将亲人包裹起来下葬。年幼的女儿无依无靠，被父亲带到根据地上学。但好景不长，日军开始大扫荡，父亲便把女儿安排在一位老乡家里。谁知，大扫荡过后，父亲前去探望才得知：女儿病死已有月余。接连失去多名亲人，父亲心中悲痛万分。他将敌人的仇恨埋在心底，更加英勇地投入战斗，并被任命为机枪排排长。

在涞源县的一次战斗中，父亲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，被敌人追进一条山沟。山沟两侧是悬崖峭壁，尽头横着一堵丈把高的崖壁。凭着高大的身躯，父亲左攀右援，顺利爬上了崖壁。正当他为摆脱敌人而感到庆幸时，忽听崖下传来呼救声：“正山，救救我……”往下一看，原来是连队指导员。指导员个子矮小，在崖壁下团团转，爬上几尺，又滑落下去。父亲毅然从崖壁跳下去，肩扛头把把指导员托了上去。这时，敌人端着刺刀冲了上来。父亲居高临下，顺手抄起大石头砸向敌人。敌

人闪烁之际，父亲已爬上崖头，身后传来敌人的枪声……

1945年9月，父亲复员返乡。次年，他又与母亲结婚，两人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茅屋里。父亲担任村干部，一直到1963年因病卸任。

作为一名老兵，父亲可以为了战友不怕牺牲。而在原则面前，他又不怕和老战友较真。上世纪60年代，父亲一位已走上领导岗位的老战友，派两名工作人员到我家取证，核实其入党情况。他的确是父亲在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时的亲密战友，父亲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。可在证明他的入党确切时间及另一位介绍人时，因年代久远，父亲已记不清了。工作人员让父亲慢慢回忆，说他们千里迢迢来一趟不

易，想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。可父亲很执拗，最终还是按自己记得的情况作了证明。

那时，我20岁，自觉懂些人情世故了。既然人家的人党情况属实，其他细枝末节的事情何必那么较真呢？工作人员走后，我不禁埋怨起父亲。父亲没有生气，只是严肃地看着我说：“记得清的事就证明，记不清的就不能证明，要对党负责。”那一刻，父亲的话如同一记洪钟，深深撞击着我的心灵。

如今，父亲去世近40年了，“对党负责”这句话依然清晰地刻在我的心里。缅怀父亲，不仅因为他是一名抗战老兵，更因为他是我心中的榜样。



李昆绘

人，看看家中是否也做好了防风准备，却发现手机上有数个未接来电，以及母亲发来的微信留言：“宅宅(女儿的小名)发烧了，现在在医院检查。”我赶紧回拨电话，才知道女儿前一晚高烧到39.5℃，咳嗽至呕吐，医生初步诊断肺炎炎症较重，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。

我站在空旷的机库有些不知所措，风吹在机库棚顶发出的声响，让我的心更乱了。

中午1点半，女儿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是支气管炎，需要住院治疗。此时，妻子还在外地出差。父亲在电话那头安慰我，让我不用担心，一切有他在。

下午，父亲先后发来女儿治疗和休息的视频。第一个视频中，女儿乖乖坐在病床上，一边打点滴，一边做雾化。这是她第一次住院，却懂事得让人心疼。第二个视频则是女儿打完点滴，在病床上画画。她画了一朵小花，笑着对我说：“爸爸，小花和你的飞机一样不怕大风。”

随着风力等级降低，我和战友们逐渐恢复工作。这时，女儿又发烧到39℃。领导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特批我回去一趟。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医院，只见女儿正专心地看着画报。见我来了，她高兴地放下画报要我抱抱她。我轻轻地抱起女儿，摸着她刚退烧还有些潮乎乎的脸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女儿拉着我的衣袖甜甜地说：“爸爸，谢谢你回来陪我，我已经好多啦。”

我摸摸女儿的小脑袋说：“宅宅，你先好好休息，爸爸下周就休假了，到时候再带你一起出去玩，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不好？”

女儿兴奋地点点头。

女儿身体好转后，我返回了单位。那天，回单位的路上，女儿可爱的模样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。我想，或许这就是我们机务人平凡而珍贵的日常——左手握着固定飞机的系留绳，右手牵着生活中的“小温暖”。爱从来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像系留绳和风箏线，把最珍视的东西，都牢牢拴在心上。

把爱拴在心上

■董权卫

★ 迷彩军娃

那天，我们接到紧急通知，驻地周末将迎来罕见强风。为了保护飞机、人员等安全，全团官兵进入封闭管理状态，全力做好防风减灾工作。

为了避免损失，我们当天下午需要将部分飞机进行转移。到了凌晨2点，第一批飞机转移完毕。我们将被褥搬到机库值班室短暂地休息了2个多小时，又起来将剩余飞机全部转移，最后用军被、褥子等将无法转移的飞机表面覆盖住，并用绳索固定牢。

相关工作全部完成后，大家紧绷的心才放了下来。我打开手机准备联系家



杨栋杰绘

★ 家人

夕阳西下，久经岁月的火车站像加了层金灿灿的滤镜，平添了几许暖意。站前广场上人头攒动。趁着轮休，周月雄带着妻儿回到这里——他们小家“开始的地方”，拍摄了一组全家福。

这座火车站，是夫妻俩第一次见面的地点。两人初见时，是个冬天。为了接站，周月雄凌晨就裹上军大衣出了营门。

那天，走在接站的人群里，一身军大衣让周月雄成为独特的存在。这是他和恋人李亚玲的暗号，方便从未见过彼此的他们，快速定位、确认对方。

在这之前，两人经常电话联系，仿佛有说不完的话。通话1年多，用过的电话卡攒了厚厚一摞，至今仍被周月雄珍藏着。偶尔翻出时，他忍不住调侃妻子：“记得给我报销电话费。”

与周月雄见面，是李亚玲头一回出省。父亲主动陪同她前来，顺便“考核”一下未来女婿。

寒风里，周月雄在出站口踱着步，看着显示屏滚动更新，时刻关注着列车到站的情况变化。他从凌晨一直等到

家庭秀

我的快乐花
你笑得那么甜
像一簇簇火苗
开在我的心里边
我的心
都要融化了

你的心里
该装着
多少开心的事啊
我知道
你会说
花瓣有多少
开心的事就有多少

李志学配文

定格 第82集团军某旅三级军士长郝宁结束训练后，与家人团聚。图为郝宁与家人为花儿浇水。

杨朝摄

★ 两代之间

“妈妈，我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“丹青，是两种好看的颜色，合起来也指画画。爸爸是个画家，你名字里的‘丹青’，就是他的宝贝啊！”
“我明白了，我和画画都是爸爸的宝贝！”
……

父亲是一位军旅画家，16岁因绘画特长被特招入伍，19岁就举办了他人人生中第一次个人作品展览。后来，他顺利考上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班。在那里，他像一个站在海边的孩子，渴望在艺术的海洋里游出个样子。

小时候，我就知道父亲很厉害。他在学员队当辅导员时，经常有一群穿军装的哥哥围着他学写字、画画。他教哥哥们时，还会讲一些军旅故事，哥哥们经常听得入迷。我也喜欢看他的画，毛笔在他手中像会变魔术一样。每当看到活灵活现的形象跃然纸上时，我都会拍着手在父亲身边使劲叫好。

一次，父亲停下笔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期待：“丹青，想学画画吗？”“想！”于是，父亲每天下班后，把我叫到他的身边，一边给我讲绘画方面的知识，一边让我看着他画。

一天，父亲拿来两支崭新的毛笔和一个装满清水的小水罐，兴致勃勃地教我画竹子。他将毛笔蘸满水，在水罐的边缘顿了顿，便手持毛笔在水泥地上飞舞起来。那支吸满水的毛笔，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一般。在父亲灵活的运笔下，一竿竿茂盛的竹子从笔端生长出来，继而汇聚成一片令人叹为观止的竹林。

“真好看！”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拿起笔画了起来。但是，年幼的我只认真画了几分钟就玩心顿起，毛笔成了玩水工具。不一会儿，地面被我泼湿了一大片。

“丹青！”父亲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，吓得我一哆嗦。他走过来，夺走我手里的毛笔，皱起了眉头。待心情平复后，他缓缓说：“丹青，无论做人还是做事，一定要认真。尤其是创作，不能用这么不严谨的态度对待它。”我怔怔地望着父亲，只见他收起了毛笔和水罐：“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，那就不画

竹韵

■胡丹青



了。你不认真对待，画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“爸爸，我错了。”回过神后，我主动承认错误。我和父亲全神贯注地蹲在地上，画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竹林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懂得了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创作这件事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决定报考他的母校——原解放军艺术学院。相较于绘画，我更热爱文学。我敬佩徐怀中那样的军旅作家。担心与目标失之交臂，我高考前紧张不已。

高考前一天，父亲说：“丹青，咱们一起画幅画吧。”“画什么？”“画竹子。”我们父女俩一头扎进画室执笔创作。画室里非常安静，除了呼吸声，就是笔端游走在宣纸上的沙沙声。父亲最后收笔，一幅竹石图一气呵成。“知道为什么带你画竹子吗？”父亲问道。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看着我不解的样子，父亲说：“竹子长高前，竹鞭早就深深扎入泥土里，等待着春雨到来，这就叫厚积薄发。你苦学了这么多年，基础打得牢。你的根已经扎下去了，就差经历这最后的检验。考试怕什么？要对自己有信心！”

我向父亲刚完成的那竿竹子，粗壮笔直，直插云端，似乎蕴含着父亲对我的期许和鼓励。

“如果你考上了，毕业后大概率要在部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，一定要好好努力，为我们的官兵服务。”父亲的话让我解开了心结，斗志昂扬地走上考场。

追随父亲的脚步，我在军校里努力学习，毕业后分到海军某部，从事新闻宣传工作。为了写好基层官兵的感人事迹，我经常上舰艇、下连队。一次，我的一篇稿件修改多次仍不满意。心烦意乱之际，父亲又一次向我发出“邀约”：“丹青，陪我画会儿画吧。”

“还画竹子？”

“对！”
这次，父亲带着我画了一幅雪后的翠竹。画中，茂密的竹叶上堆满了厚厚的积雪，把细细的竹梢压弯了腰。“丹青，你看这竹子，像不像面对困难不屈服的人？别看它被压弯了，可是它的生命力依然顽强。而且，霜雪压弯的竹梢像谦卑的人，中空的竹子也象征着虚心。你得向身边人多学习、多观察，得去基层多吃苦头、多历练，这样才能写出鲜活的文字。”父亲的指点总是这么及时。一幅竹子画下来，我的心静了，思路也清晰了。

我知道，虽然我与父亲走上了同一条道路，但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还需像他画的竹子一样努力生长。

配图：作者父亲所绘的竹画。作者提供

岁月守望

■唐俊

天亮，李亚玲乘坐的列车才到达。李亚玲和父亲随人流走出来，一眼就瞧见了身穿军大衣的周月雄。

“火车五六点才到站，他凌晨3点多就在这儿等，你说他傻不，生怕错过我们……”与我交流时，李亚玲笑着说。

全家福拍完时，夜幕已落下。站前广场的灯光拉长了一个个来来往往的身影，远处传来火车轰隆隆的声响。

这熟悉的声音，在南下北上的若干年里，刻进了一家人的记忆，也成了周月雄军旅记忆的一部分。随部队机动千里时，他和战友在军列上一待就是好几天。他去过很多地方，参加过很多任务，但不能向妻子说起，只能存放在自己的记忆里。

每次丈夫远行时，李亚玲习惯了不

问去处，不打听任务。只有孩子知道，她下班后会情不自禁地念叨：“不知道这会儿你爸吃饭没？”“这会儿你爸估计又在加班了”……

不值夜班的晚上，待孩子睡下，李亚玲习惯看会儿书，挤走对丈夫的想念。这几年，她顺利考取主治医师资格证，成为医院的主治医生。

数月前，周月雄随队执行任务。由于时间紧、情况多、人手少，他一连20多天睡在设备旁。因为经常需要值班，不方便随身带手机，周月雄便给李亚玲留了应急电话号码，以备遇到紧急情况时，妻子能辗转联系上他。可这个电话李亚玲这些年只拨过1次。平时家里的大事小事，都被她料理得妥妥当当。

“有时，工作上遇到困难，我想她，就不觉得难了。”周月雄说。那年，周月雄

与战友攻关拓展了某型装备的功能，相关成果被推广应用。年底，他荣立个人三等功。

从军20多年，周月雄获得的奖章、证书有很多。李亚玲将它们都珍藏起来。她的手机里还珍藏着一张老照片。当时，周月雄被某部表彰为“年度感动人物”。部队特邀李亚玲前去担任颁奖嘉宾，见证并分享丈夫的荣光。于是，一家人有了一次计划之外的团聚。

照片中，李亚玲的脸上洋溢着幸福，周月雄军装笔挺，肩上披着红绶带，神情自豪。

那天，采访结束时，我问李亚玲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她说：“月雄适合在部队干，也喜欢部队。只要部队需要他，我就会一直支持他。”



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●